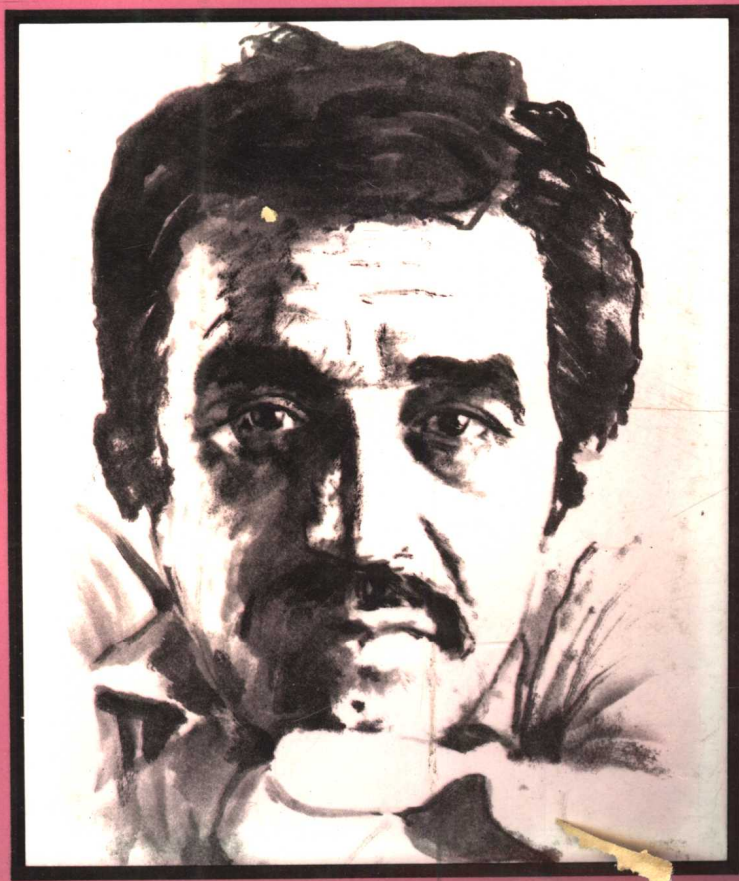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全集110

一百年的孤寂

賈西亞·馬奎斯 著 宋碧雲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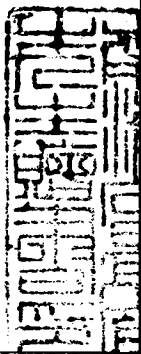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全集

一百年的孤寂

賈西亞·馬奎斯 著 宋碧雲 譯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一百年的孤寂

世界文學全集 R¹¹⁰

著者	賈西亞·馬奎斯
譯者	宋碧雲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26-1451號信箱
	郵撥：0765255-8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505號5樓之一
	電話：705-3156·705-3195
	傳真：706-9880
總經銷	嘉興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樂業街152號
香港	田園書屋
總代理	九龍西洋菜街56號二樓
印刷所	松明印刷廠有限公司
	台北縣板橋市仁化街84號
裝訂	嶸興裝訂有限公司
	台北市赤峯街77巷7號之1
定價	新台幣120元 港幣40元
初版	中華民國71年12月
二十版	中華民國79年3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遠景版權·翻印必究

ISBN 957-39-0038-6

「世界文學全集」出版緣起

一九七八年三月，遠景開始計劃出版「世界文學全集」，籌劃初始，我們曾在「出版緣起」中，寫下遠景的心願：

一開始，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裏。一篇作品一個里程，一部書一個高峯，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

改革、革命、烽火戰亂，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建立了文明——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卻是和平的土壤。

因此，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我們選編「世界文學全集」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古人說：「溫故知新」，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青楓蒲上不勝愁」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懂得如何去回頭，去環顧四周，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世界文學全集」。

選編這套書的過程，如見百花爭妍——我們時而勉為其難、時而深感情不可卻，而大部分時候，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

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用力、閃爍、發亮。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盡心、開放、吐芬芳。

願「世界文學全集」這一個回顧的工作，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

而今，八年歲月驚馳而去，一百部世界文學在我們的經營中確實有了遼闊的遠景。我們眼中文學作品普及社會各階層，這些偉大的著作內容雋永，耐人尋味，永遠感動着每個時代的性靈，任何家庭都渴望把它們擺置在自家的書櫥裏。

然而，站在一百部文學名著築起的高峯中，嶄新的里程逼人正視，在不盡的生民命脈裏，我們卻看到了浩翰的世界文學名著，如江海之滔滔，取用不盡。一百部書才只是一個開始。

在先進的國家裏，有許多不休不眠的偉大心靈，日夜思索、創作；在亞非地區、第三世界中，有太多光芒奪目的珍貴作品埋於敗絮之中，等待世人的發現、禮讚。

今天，我們再度出發，遊走文學的五湖四海，繼續出版「世界文學全集」第二輯一百種，我們知道仍不能涵蓋滔滔江海的文學名著於萬一。我們希望廣大的讀者、作者、文學先進，不吝提供我們各方的信息，使得這一個開發世界文學的工作日益有進，為建豎文明的浩大工程，添沙增石。

——一九八六年三月

遠景創立十二周年

馬奎斯與「一百年的孤寂」

也 斯

當代拉丁美洲小說，近年來有驕人的成就，「一百年的孤寂」便是其中著名的一部傑作。跟歐洲和美國的小說比較起來，拉丁美洲小說的年齡尚淺，但當歐洲上一代的實驗小說已呈疲態時，拉丁美洲的「全面小說」却帶來了新的力量，掀起了「新小說」以來的另一次小說的高潮。今天拉丁美洲小說的代表人物，老一輩的我們可以舉出瓜地馬拉、阿斯杜里亞斯（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阿根廷的波赫斯、古巴的加賓地亞；後一輩的則可以舉出阿根廷的葛蒂沙、巴西的居馬雷斯·盧沙、墨西哥的福恩吉斯、秘魯的華加斯·羅沙、古巴的雷沙馬·念馬，和這裏要談到的哥倫比亞的賈西亞·馬奎斯。這些作家，既有意於新技巧的嘗試，但又不忽略他們生活的現實環境。

看拉丁美洲小說的發展史，常覺得跟我國五四以來小說的發展有相似的地方。彼此都經歷過混亂的政治局面，也產生過政治教條式的作品；彼此國內都有寫之不盡的自然環境，也產生過不少寫實的鄉土文學；彼此都盲目摹倣過歐美的文學，使本國的文學成為外國的附庸，又因此而產生了一派矯枉過正的人，盲目排斥外國文學，使本國的文學陷於故步自封的景況。

拉丁美洲小說跟我國的小說既然有這麼多相似的背景，那麼他們掙扎出來的道路：怎樣吸收新技巧融會貫通以表現當前的現實，怎樣以自然環境和政治情況來作為襯托現代人思想感情的背

景，而不是以描寫鄉土風味和宣揚政治口號為唯一目的，怎樣從盲目接受或排斥外國文學而至與外國文學正常地互相影響，這都是值得我們注意。

「一百年的孤寂」是當代拉丁美洲小說中的一部代表作，它處理的是一個大題材：以哥倫比亞一個家族的興衰，表現了整個拉丁美洲多年來文化、歷史、政治的諸面。它是一齣包容了魔幻與現實、愛情與戰爭、生命與死亡的悲喜劇，它不是一本沉悶的作品，它的文筆幽默、美麗、簡單，是一部揉合了幻想和歷史的小說。

「一百年的孤寂」的作者賈西亞·馬奎斯在一九二八年生於哥倫比亞在加勒比海附近一個名叫亞拉卡達加的炎熱多雨的小村莊中，他在作品中屢次寫到那鄉村的歷史。「一百年的孤寂」的背景馬康多便是這小村莊的化身。

賈西亞·馬奎斯由他的外祖父母撫養長大。外祖父是個軍人，喜歡憶述自己在內戰時的英雄事蹟，外祖母則娓娓敘說拉丁美洲的神話和傳說，兩人都供給了他豐富的題材，構成了他作品歷史性和幻想性的兩面，難怪他說在文學方面最大的影響是來自於外祖父母了。有一次一位記者問他那種流暢、豐富而準確的筆法是從那裏學來的，他回答說：「那是我外祖母的風格。」

他十二歲時，離開故鄉到波哥大城一所耶穌教會學校唸書，畢業後繼續讀法律，但因為覺得法律跟正義沒有什麼關係，所以就轉做記者。他起先在「觀察家」工作，也就是在那裏開始發表最初的小說。一九五四年報社派他去義大利當通訊員，他一邊利用這機會學習拍攝電影和到處旅行。他的第一部小說「風吹落葉」在一九五五年出版。但哥倫比亞的獨裁者封閉了他的報社，使

他淪落在異鄉。結果在巴黎一所小旅館中，反覆修改十多次寫成「沒有人寫信給上校」（這是一個中篇，在一九六一年才出版），小說中寫到那些痛苦和飢餓，正是他當時身受的感覺。關於他有一段著名的軼事，便是說他在巴黎挨餓的日子中，用一副鷄骨頭煮湯來充飢，那副鷄骨頭煮過後便晾在窗前弄乾用來煮第二遍，這樣一直煮了六七餐。

他離國三年後重回哥倫比亞，跟一個美麗的女孩子結婚，一起到委內瑞拉去，他在那裏重作記者。在一九六一年，一家報社把他派到紐約，他工作了數月，然後辭了職，乘這個機會「挾着福克納的作品」深入南方，到處去旅行。他在一九六二年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大媽的葬禮」和小說「邪惡時刻」。他在南部因為吃不消新奧爾良的食物，結果逃到墨西哥的奇天達去。他在那裏八年中都是以寫作電影劇本為職業，一邊構思着十六歲以來便計劃寫作的那部「一百年的孤寂」。

據說，在一九六五年，當他正從亞加普高駛車前往墨西哥的途中，他忽然想通了。他回家以後，立即把自己關進書房中，告訴妻子說要在裏面隱居六個月，不要讓任何人打擾他。這一關便關了十八個月，然後才完成這部巨著。「一百年的孤寂」於一九六七年在阿根廷出版，立即轟動了整個拉丁美洲文壇，不但獲得好評，而且還成了暢銷書，有一回甚至一周再版一次。這書的成功，賈西亞·馬奎斯也成了足球明星或歌星一般的著名人物。

「一百年的孤寂」除了轟動拉丁美洲文壇外，在歐洲也獲得很大的成功，法國的「世界報」特別闢出兩版篇幅來專題討論賈西亞·馬奎斯，據說即使對法蘭西本土的作家來說，這也是少有的榮譽。這本小說的英譯本一九七〇年中在美國出版，也立即成了暢銷書。他在一九六八年出版

了「伊莎貝在馬康多看雨的獨白」；在一九六九年與華加斯·羅沙合作「對談拉丁美洲的小說」，這是兩人一次對談的紀錄。他的下一次小說將以一個一九四歲年老昏聩的獨裁者為主角，這便是一九七五年所出版的長篇小說「獨裁者的秋天」。

「一百年的孤寂」是敘述哥倫比亞一個名叫馬康多的村莊中的布恩迪亞家族的興衰史。前後一共經過六代的人物，他們經歷了哥倫比亞的內戰、西班牙殖民、美國財團帶來的經濟繁榮和豪雨的災荒，他們從與外界隔絕的生活到接受外界的沖擊而到達最後的衰滅，在這些明顯的大事的脈絡外還交織着每個人的幻想、愛情以及最後孤寂和死亡的下場。

第一個發現馬康多的是約瑟·阿加底奧·布恩迪亞，他在故鄉因為鬥雞時與一位朋友發生爭執，他動手把朋友刺死了。朋友死後變了一個鬼魂，夜夜在他家裏出現，要找水來洗刷咽喉的傷口。從此約瑟·阿加底奧·布恩迪亞再也睡不安寧；他不是感到恐懼，他是覺得憐憫，他難忘鬼魂在雨中凝望着他時那種戀懷生命的眼色，他想到對方是多麼孤獨，他再也忍受不了。所以他就離開故鄉，帶着妻子和願意追隨他的人去找尋新的土地。經過兩年時間，攀過大山和越過沼澤，最後找到馬康多，便在那裏建屋安居下來。這批最初的馬康多的居民都不足三十歲，還沒有人患病也沒有人死亡，整個馬康多只有二十多所磚屋，築在一道清澈的河邊，河裏的石子像「史前時期的鳥蛋」，而就在這樂園般的新地上，布恩迪亞家族的「歷史」開始了。

起先馬康多活在與外界徹底隔絕的環境中。唯一作為他們與外界的橋樑的是一羣流浪的吉卜

賽人。吉卜賽人的領袖是梅爾魁德斯，他是一個智慧的人，在這書裏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吉卜賽人一年一度去到馬康多，帶去外界新鮮的發明，像磁鐵、放大鏡、星象儀、飛氈和冰。這引起了與世隔絕的馬康多人對外面新奇世界的注意，尤其啓發了約瑟·阿加底奧·布恩迪亞研究科學的熱心。吉卜賽人帶來磁鐵，約瑟·阿加底奧·布恩迪亞便想利用磁鐵來吸出地下的金，結果只吸出一具穿盔甲的屍體；吉卜賽人帶來放大鏡，他便想利用它來作武器跟敵人開戰，他把自己的計劃呈上政府，但多年都沒有有一個答覆；吉卜賽人帶來星象儀和六分儀這些航海的工具，他苦苦埋首研究，終於有一天向他的家人宣佈：「地球是圓的，像一個橙子那樣。」他家裏的人都以為他發瘋了。

但吉卜賽人再來的時候，却證明了他的說法沒有錯。吉卜賽人的領袖梅爾魁德斯爲了鼓勵他，特別建造了一間煉金的實驗室送給他。從此約瑟·阿加底奧·布恩迪亞更加專心研究了。他從一個活躍而整潔的人變成一個孤獨而尷尬的人。最後他思考時間問題而百思不得其解，終於變瘋了，他的家人便把他綁在一株大樹，他綁在樹上過了五十年才死。

他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大兒子約瑟·阿加底奧也是個沉默孤獨的人。他少年時便愛上家中一個名叫碧拉·特奈拉的女人，結果特奈拉懷了孩子，他感到責任的重壓，偷偷地跟那些吉卜賽人一起離開馬康多。他在許多年後回來，娶了義妹麗貝卡。有一天，他打獵回家，別人聽見傳來一聲槍聲，然後就見他倒臥在血泊中。血從他耳朵中流出來，好像認識路那樣，一直流到廚房他母親歐蘇拉那裏去。

第二個兒子是奧瑞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他年輕時也是個孤獨的人，常常一個人躲在他父親的實驗室中製造銀的小魚。當時西班牙派了一個自稱「市長」的人來馬康多，要管理一切，把馬康多變成西班牙的殖民地。馬康多的人民不願被人統治，但還是容許「市長」等外人住了下來，跟他們一起生活。奧瑞里亞諾·布恩迪亞結果就娶了「市長」最小的女兒，但她懷孕時死了。在哥倫比亞內戰中，奧瑞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參加革命黨，他領導了三十二場戰爭，三十二仗都打敗了。他和他的好友馬魁茲都了解到戰爭的徒勞無功，了解他們實在是為一些無人需要也無人明白的原因而戰。上校不顧兵士的反對，與政府軍簽署和約，然後拔槍自殺，但子彈穿過他的胸膛，從背後出來，他却沒死。他從此心灰意冷，躲回家裏父親的實驗室中，繼續鑄造銀的小魚，造好又熔了再造。他跟四周的人沒有來往，只是自己一個人孤獨地活着，就像他父親晚年一樣。最後他伏在一株樹上孤獨地死了。

約瑟·阿加底奧·布恩迪亞的第三個孩子是女兒阿瑪蘭達。她起先跟麗貝卡一起愛上一個來修理鋼琴的義大利人，但那個義大利人愛的是麗貝卡。後來麗貝卡嫁了阿瑪蘭達的大哥約瑟·阿加底奧，那個義大利人轉而追求阿瑪蘭達，但她拒絕了他。後來義大利人自殺了，她悲傷地故意燒傷自己的手，終生用黑布纏着手來表示自己的貞潔。晚年她給自己編織壽衣，她曉得壽衣一旦織成，自己便會死了，所以盡量拖延時間，織了又拆，拆了又織，最後終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便織完了它。臨死時她叫別人把一切給死者的信都交給她，她便把這些給死者的信放進棺材裏帶到陰間去了。

到了第三代，長孫阿加底奧（即長子約瑟·阿加底奧的兒子）童年時和他祖先一樣，也是一個孤獨的孩子，也愛上他父親愛過的碧拉·特奈拉（其實即是他的生母，但他不知道）。他成年後性格有很大的轉變，內戰期間叔父上校派他管理馬康多，他變成一個獨裁者，亂立嚴法，濫殺無辜，終於給敵對的政府軍抓去槍斃。另一個孫子奧瑞里亞諾·約瑟（即二兒子奧瑞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的兒子）深深地愛上了姑姑阿瑪蘭達，心中非常痛苦，所以離家從軍。多年後回來仍未能忘情，準備再去航海，未出發之前一夜，在戲院看戲時被一個政府軍發現，開槍把他打死。這個謀殺他的政府軍官，後被愛護布恩迪亞家族的人報仇殺死，每個過路的人都向他開一槍，身中百餘發子彈，屍體沉重得抬不起來。

到了布恩迪亞家族的第四代，馬康多已經不再是一個小村莊，與外界的聯繫也頻密多了。

做了獨裁者的那個阿加底奧有三個孩子：一個女兒和一對學生兒子，他的長女名叫「美人兒瑞美迪奧絲」，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女孩子，自小已異於常人。她不愛穿衣服，整天不是吃東西和睡覺便是去洗澡。有一天，她正跟曾祖母歐蘇拉在晾衣服，她的臉孔忽然變得很蒼白，蒼白得透明，曾祖母問她：「你有什麼不對勁麼？」她回答說：「沒有呀。我從未覺得這麼舒服過。」說完，她手中還握着剛洗過的一張大大的白床單，便冉冉昇上天空消失了。

那對學生兒子中，弟弟約瑟·阿加底奧·席岡多是第一個把汽船帶到馬康多的人。

這時火車也通到馬康多來了，帶來了許多外界的人。有一次一個名叫布朗先生的美國人來到布恩迪亞家中，好客的曾祖母拿出食物來招待他。他們家有許多香蕉，布朗先生吃了許多，他吃

了一根，又細心地拿起一根來量度一番，量量它有多長，有多闊，然後又吃一根，然後他一句話也不說便走了。過了不久那個布朗先生帶着一羣人乘火車回來。原來他們打算在馬康多設立香蕉園。他們霸佔了馬康多的土地，還圍上了籬笆。他們招募馬康多的居民去做勞工，但工人的待遇非常惡劣，還要遭受種種剝削。約瑟·阿加底奧·席岡多就是在那時候成為勞工領袖，發動罷工，要求合理的待遇。資方假意答應，要他們在某一天到火車站去談判。到了那天，三千多工人到火車站去了，但對方卻沒有出現。忽然有人在擴音機中說，「限你們在五分鐘內離開，不然便要開槍了。」工人們不曉得發生了什麼。突然槍聲卜卜，資方請來維持秩序的政府軍向工人開槍了，一時工人們驚惶失措，但卻逃避不及，三千多人竟全被屠殺。政府軍爲了掩飾事實，把這三千多具屍體搬上火車運往海邊丟進海中。約瑟·阿加底奧·席岡多是唯一的生還者，他在屍堆中醒來，跳下火車逃去。他徒步走回馬康多，挨家逐戶去訴說他的遭遇，但沒有人相信他。

原來政府正式在電臺中宣佈那些工人不過是暫時調往別處，不久便要回來的，所以當約瑟·阿加底奧·席岡多向別人說起他親身經歷的大屠殺，別人都以爲他的神志不清，不願意相信他的話。他從此也變得心灰意冷了，就像他的許多祖先們一樣，他從此也躲在吉卜賽人梅爾魁德斯設立的實驗室中，潛心研讀神秘的古籍，再也不出去，有一次政府軍來搜索，他們逼這家人打開實驗室的門，但他們只見滿屋子煙塵瀰漫，聞無人跡，他們的肉眼無法看見這位隱居的人。

在工人被屠殺後不久，馬康多便開始降下豪雨。牲畜被淹死，農作物被淹壞，整個馬康多也癱瘓了。

約瑟·阿加底奧·席岡多的學生哥哥奧瑞里亞諾·席岡多本來是個縱情酒色的人，他娶了個清教徒的妻子，彼此個性合不來。他另外跟一個辦抽獎遊戲的女子相好。說也奇怪，他跟那女子同居的時候，他的牲畜繁殖得特別快，他也特別富有，紙幣糊滿了屋子的外牆。但在豪雨前夕，他回到原來的妻子的家中探望兒女，結果因為豪雨不能離開迫得留下來。這場豪雨一共下了四年，他跟妻子朝夕相對，要忍受她的嘮叨和埋怨。另一方面，牲口和農作物被豪雨敗壞，屋子在雨中傾塌，門窗被腐蝕，屋中充滿昆蟲，他們的食物越來越少，他們的健康也越來越差。這不僅是他們家族的情形，也是整個馬康多的情形，整個地方形同廢墟，再沒有人離開自己的家門。

這時那些美國人和他們所設立的公司都撤走了，外人帶來的那種文明也暫時停絕，馬康多再次回到從前那種與外界隔絕的處境中，但這一次却比以前衰敗死寂多了。豪雨一直繼續了四年。雨停後，家族中許多餘下來的老人也相繼死去。第一代發現馬康多的約瑟·阿加底奧·布恩迪亞的妻子歐蘇拉一直活了一百多歲，一直目睹了這麼多代人的生死，甚至看到第六代的長孫奧瑞里亞諾的誕生。歐蘇拉晚年縮成一個小嬰孩的體積，可以用籃子盛着。她也在豪雨後死去。

歐蘇拉死後。第四代的兩個學生子中，哥哥奧瑞里亞諾·席岡多在雨停後離開妻子回去找以前同居的那個女人。經過這場雨災，彼此都是同樣憔悴、同樣襤褸，但他們在這崩頹的世界中重新燃起戀火，一起生活下去。奧瑞里亞諾以做彩票維生，挨家逐戶去求人買，但災後又誰有餘錢買這些東西呢？他便是在貧困中度其餘生。孤獨地躲在實驗室中的弟弟約瑟·阿加底奧·布恩迪亞也在豪雨後死去了。

哥哥跟原來的妻子生了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大女兒蕾娜塔·瑞美迪奧絲愛上一個美國技師，但戀情被她的清教徒母親阻撓。她的愛人偷偷來家中幽會，被她母親發覺了，誣說家中有偷雞賊，叫人看守着門口，乘他出來時把他打死。蕾娜塔·瑞美迪奧絲遭受這個打擊，覺得徹底絕望，任由母親把她送進修道院也不反抗了。

次子約瑟·阿加底奧被母親送去外國學做主教，學不成。回來後無意中發掘出家中的一筆藏金，後來有四個少年因為搶奪金子把他殺死。

最小的女兒阿瑪蘭達·歐蘇拉也被送往布魯塞爾讀書，嫁了一個投機分子回來。

大女兒被送往修道院後，有一天生下一個孩子，她便差人把他送回布恩迪亞家中。這孩子便是第六代的長孫奧瑞里亞諾，也是最後目睹布恩迪亞家族衰亡的一人。奧瑞里亞諾少年時也是個孤獨的孩子，因為家裏的人不准許他到外邊去，所以他就整天躲在家裏，尤其喜歡流連在吉卜賽人梅爾魁德斯的實驗室中，他在那裏翻閱梅爾魁德斯的手稿，發覺那是用梵文寫的。有一天梅爾魁德斯的鬼魂出現，告訴他可以在那條街道那間書店中找到唯一的一本梵文字典，他依言去買了。

他去到外邊，發覺許多人已經記不起布恩迪亞家族，它已在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他叔祖時代的屠殺也再沒有人知道，歷史教科書上另有一套說法。他家中祖先的事蹟也被人遺忘了。奧瑞里亞諾靠着字典閱讀梅爾魁德斯的手稿，但其中仍然有些不明白的地方。

奧瑞里亞諾的阿姨阿瑪蘭達·歐蘇拉婚後回到馬康多來。奧瑞里亞諾跟她年紀相若，大家本

來是童年時的玩伴，重逢後不禁戀愛起來。她丈夫做投機生意，想把飛機運到馬康多來，托朋友們代辦，但許久都沒有回音，他恐怕他們欺騙他，所以便親自到外國去一趟。她丈夫離開後，整所屋子便只有她和奧瑞里亞諾二人。他們活在一種愛的狂熱中，等到她懷了孕，他們更是寸步不離自己的屋子，他們過着一種與外界隔絕的孤寂生活。後來阿瑪蘭達·歐蘇拉生下一子後死去，奧瑞里亞諾感到非常悲哀，他整天漫無目的地在城市中閒蕩，「找尋一條回到過去的路」，他去敲那些商店的門，但是人面全非，他認識的朋友已不在了。他垂頭喪氣地回到家裏，竟然發覺不見了那個初生的嬰兒，最後在花園找到——原來給螞蟥吃掉了。

奧瑞里亞諾整個人呆住了。他不是因為驚訝，而是忽然想到梅爾魁德斯那疊羊皮紙的手稿中的一句話：「家族中的第一個人是綁在一株樹上而最後一個人是給螞蟥吃掉。」他突然明白過來，吉卜賽人手稿中所寫的原來是預言他家族的歷史。

他曉得自己的命運一定也寫在那手稿中，他連忙趕到實驗室中，翻閱那一百年前寫下的預言。那些用梵文寫成的句子，忽然都變得明白不過了。他讀着，跳過一些段落，讀着，讀着那些祖先的歷史，那個昇到天上上去的美人、那對學生兄弟，他們的事蹟都在那些羊皮紙上重現了。他讀着的時候，風起了。那些溫暖的風，充滿了過去的聲音，在他四周吹拂着。

但他沒有理會，他繼續看下去，他看到那些一向不知道的秘密，他略去那些熟悉的事蹟。他看着的時候風勢越來越猛，吹掉了周圍屋子的門窗，掀掉了屋背。他逐漸曉得自己再也離不開這房間，當他看完這手稿的最後一行，馬康多整個城市就在狂風中消失。這就是布恩迪亞家族的下

場。

看過「一百年的孤寂」，一定會覺得賈西亞·馬奎斯的寫法很奇特，他不是寫歷史小說，也不是寫幻想小說，而是把二者混合起來。像哥倫比亞的內戰、西班牙的殖民、美國「聯水果公司」在拉丁美洲的活動、連綿的雨災，這些都是歷史上的真事；但像人可以乘坐飛氈飛馳、血液會繞路流到死者母親家中、美麗的女孩子會昇上天空、吉卜賽人能夠預知未來的事、這些都是百分之百神話式的幻想；賈西亞·馬奎斯把這兩種質素揉合起來，結果是使現實更豐富，也使幻想更堅實，從而生動地寫出人的哀樂生死。

有些拉丁美洲作家所說的「魔幻寫實」，就是這麼一種揉合的寫法。比如瓜地馬拉作家阿斯杜里亞斯的小說「混血女郎與褲襠先生」，就是寫一個窮人爲了致富，答應魔鬼打開褲襠到處走，後來更把妻子也出賣給魔鬼。其中那些鬼神的法力當然是些幻想的東西，但拉丁美洲農民的艱困生活，和那些貧富不均的現象，其實又非常現實。

「一百年的孤寂」開闢了歷史小說的新途徑。穿插了幻想性材料，使「一百年的孤寂」具有一種神話或寓言的質素。它彷彿是一個「失樂園」的神話。當約瑟·阿加底奧·布恩迪亞等人最先離開故鄉去找尋新的居地時，他們走了兩年，有一晚他們睡在河邊，約瑟·阿加底奧·布恩迪亞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熱鬧的城市，屋子的牆壁像鏡子一般，他問那是什麼城市，有人回答他說：「馬康多」。翌日他醒來後便命人砍下樹木，在河邊建立他們的城市，並命名爲馬康多。起